

Catherine the Great
美 丽 与 权 欲

风流女皇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波]卡·瓦利舍夫斯基 著
贤居 译

插图珍藏本

一部写满传奇和力量的征服史



风流女皇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Catherine the Great

[波]卡·瓦利舍夫斯基 著 贤居 译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流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传/(波)瓦列舍夫斯基著;贤居译.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6

(美丽与权欲系列)

ISBN 7-80214-137-0

I. 风... II. ①瓦... ②贤... III. 叶卡特林娜二世
(1729~1796)—传记 IV. K835.1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5255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

(010)65244792 65126372(编辑部)

网 址:<http://www.tipress.com>

E-mail:123456@tjpress.com(出版社)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65244790@tjpress.com(投诉)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新兴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170×230 毫米 1/16

印 张:21.5

字 数:260 千字

印 数:7000

版 次:2006 年 6 月 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14-137-0/K·328

定 价:38.00 元(平)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卷

第一部分 德国小公主

- | | |
|-------------------------|------|
| 第一章 童 年 | (1) |
| 第二章 跨越俄德的婚姻 | (11) |
| 第三章 叶卡特林娜的第二个阶段教育 | (42) |

第二部分 取得政权的道路

- | | |
|-----------------|-------|
| 第一章 年轻的宫廷 | (73) |
| 第二章 争夺皇位 | (100) |
| 第三章 胜利称帝 | (126) |

第二卷

第一部分 女 性

- | | |
|------------------|-------|
| 第一章 女人本色 | (142) |
| 第二章 聪明灵敏教育 | (186) |
| 第三章 变化了的思想 | (198) |



目 录

CONTENTS

第二部分 国 王

- | | |
|-----------------|-------|
| 第一章 统治的艺术 | (227) |
| 第二章 国内政策 | (253) |
| 第三章 对外政策 | (289) |

第一卷

第一部分 德国小公主

第一章 童 年

1

大约在 15 年前的这个时候，在德国的波美拉尼亚城，这个古老的小城里，发生了一件影响到群众百姓生活的事，就是这个城里要修建铁路。这可不得了了，大家情绪激动不安，修建铁路必定会摧毁古老的民居，破坏传统的民俗，甚至会占用一座公园，这公园是几代人活动的场所，也是很有年代的。因修建铁路还会遭殃的还有一棵十分粗壮的菩提树，许久以来它曾经仿佛是当地人虔敬崇拜的偶像，现在它更是人们对所遭毁坏的一切东西所表惋惜的最好的代表。人们对心肠冷硬的铁路工程师们感到失望，但是铁路终究建起来了。菩提树没有砍掉，人们怀着高度尊敬之情，把它那盘根错节的根部小心地挖起来，把它移栽到新火车站的对面。可怜的菩提树似乎对这样的待遇这样的尊敬并不感激，它冷冷地树立在那儿，无精打采，甚至枯萎死去。这棵“皇帝树”，没错，施特廷的百姓们把这棵菩提树就叫做“皇帝树”，因为他们说这棵树

第一章
童年



是由一位德国公主亲手裁的，公主名叫索菲亚·安加特·采勃斯茨卡娅，乳名叫菲辛。小公主菲辛曾经快乐地同当地长大的孩子们在城里的大广场上玩乐，虽然很多孩子不知道菲辛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小菲辛长大后成了俄国女皇，名叫叶卡特林娜大帝。由她裁下的菩提树枯死后，人们把它做成了两张桌子，一张呈献给了普鲁士皇后伊丽莎白，另一张献给了俄国皇后亚历山德拉·费道洛夫娜。

前面提到叶卡特林娜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曾在这个小城里度过，那么她是在这里出生的吗？这个问题很难去准确地考证出来了。因为现在很少像以前那样考证的多，比如关于荷马的出生地就有很多争论和记载，在近代史中关于著名历史人物诞生地的争论考证已经很少见了。

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安加特·采勃斯茨基公爵，他是叶卡特林娜的正式父亲。

风流女皇叶卡特林娜一世传



所以如果说叶卡特林娜出生在施特廷波美拉尼亚小城；但施特廷却没有一本教区出生登记册中记载着叶卡特林娜的名字。这个地方关于她发生的事成为她身世的特点之一，有类似找不到准确诞生地的情况的历史名人还有保罗一世的夫人维捷贝斯卡娅公主。然而这种状况可以找到这样的解释：给这类出生的婴儿做洗礼的不是寺院的大学校长或



议长,可能是一位路德教堂的祭司。但后来人们发现了似乎是有确凿记载的资料说叶卡特林娜诞生地和受洗礼的地方是东恩堡。这一说法一出庐,那些比较严谨的历史学家们便把各种离奇的假设与之联系起来。东恩堡是安加特·采勃斯特·东恩堡叶卡特林娜家庭的一所世袭官邸。德国历史学家佐亨海姆曾研究表态说叶卡特林娜的母亲大约在1792年左右很可能在东恩堡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遇到一位年轻的公爵,这位当时刚过16岁的生活在父亲的荫庇下毫不开心的年轻公爵,后来成了有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他就是“不愿公开身份的叶卡特林娜的父亲”。^①

但是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安加特·采勃斯茨基公爵,他是叶卡特林娜的正式父亲,他的一封信否定了历史学家佐亨海姆大胆的假设。这封信写于1729年5月2日的施特廷。在信中公爵提到当天凌晨两点半,一个女婴在这个城里,在他家诞生了^②可以想见这个女婴便是叶卡特林娜。虽然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有可能不清楚他的孩子们是怎样生出来的,但他应该晓得他的孩子们在哪里出生的。所以这封信讲的更为可信。而且没有任何资料能证明叶卡特林娜的母亲在怀孕之前曾经在东恩堡的邸宅住过一段时间。相反有些资料很能证明叶卡特林娜的母亲没有在那度过。资料显示是1728年的一大部分时间,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也就是叶卡特林娜的母亲是在巴黎度过的,巴黎距离无论东恩堡还是施特廷都是很远的。大家都知道那位年轻的公爵弗里德里一生是没有去过巴黎的。恰似才思敏捷的法国历史学家拉维斯(1842—1922)近期发表的言论说的:弗里德里若有去巴黎的念头就会有送命的危险。

但众所周知,历史学家们富有丰富的想象力,德国历史学家们也毫不例外,他们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他们又设想:虽然弗里德里希当时没有待在巴黎,但1728年在俄国驻巴黎大使馆里住过一个名门望族的私生子,而且非常确定的是,这个年轻人曾经拜访过安加特·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如此这般,另一个父亲的可能性露出了蛛丝马迹,另

^① 《俄国的影响》第1卷,322页

^② 比尔巴索夫《叶卡特林娜二世传》第1卷,第2页注



一部当年的罗曼史慢慢浮出水面。这个年轻人叫贝茨基，贝茨基后来成了一个有名的高级官僚，他活了七十多岁死于彼得堡。据说在他有生之年叶卡特林娜女皇时常拜访他，对他特别关注、体贴，经常俯下身去亲切地吻这位老人的手。这种种小的迹象，足以使《马桑回忆录》的德译者们非常确信贝茨基便是叶卡特林娜的亲生父亲了。但是这可信吗？如果这样，我们大可以做不同的假想来猜测 18 世纪的历史长廊中每一位名人的出生情况了。

有一点很明确，叶卡特林娜大帝是在施特廷出生的，她的法定父母是赫里斯基安 - 奥古斯特 · 采勃斯特 - 东恩堡公爵和他的合法夫人约翰娜 - 伊丽莎白 · 霍施金斯卡娅公主。至于她的确切身世，我们不再去关注那些假设性的争论了。虽然叶卡特林娜出生时没有轰轰烈烈，甚至没有确切的日子，但后来发生在她身上的每一件小事人们都准确地记下了日期，而且仔细地研究她的日常生活，几乎不曾忽略她生活中的每一时每一刻。这也许是对叶卡特林娜光辉一生所经历的一种展示。

但是在 1729 年所处的那个年代，赫里斯基安 - 奥古斯特 · 采勃斯特 - 东恩堡公爵家庭是德国安加特家族八个支系之一，安加特家族在此之前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类似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德国是相当多的，所以这个家族在 1729 之前没那么突出，从 1793 年后就不存在了。

2

叶卡特林娜的父母迫于生计搬离了东恩堡，他们住到了另一个地方，叶卡特林娜的父亲，年轻时曾参加普鲁士军队，在军队服役也是迫于生活压力，为了养家糊口，他曾经与荷兰、意大利、波美拉尼亚、瑞典、法国等军队都打过仗。他在 31 岁时获得少将军衔，37 岁结婚，娶了卡尔公爵的妹妹，约翰娜 - 伊丽莎白 · 霍施金 - 霍托帕斯公主。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有宿命的东西出现在一个人的生命中，那位卡尔公爵差点成为伊丽莎白女皇的丈夫一起坐上俄国皇位。因而女皇一直把他作为自己崇拜的未婚夫而深切哀悼。

赫里斯基安 - 奥古斯特率领安加特 - 采勃斯茨基步兵团驻防在施特廷，对施特廷进行防卫并管理。这位团长在家里可以算是个模范的丈



夫和父亲。他非常喜欢孩子，尤其想要个儿子，叶卡特林娜的出生让他备感失望。这便造成了叶卡特林娜幼年时期的某些不愉快。后来很多历史学家对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很感兴趣，他们反复研究，所调查的许多历史的见证人都把这段日子描绘得十分不幸。当问到叶卡特林娜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时，她尽力掩饰那些不

愉快的回忆，把这段时期的生活讲述得快乐一些，但很明显她的讲述往往是不自然不确切甚至自相矛盾的。她有时也对诸如格里姆先生等的那些大胆的提问者写信委婉地拒绝回忆这段日子。她说“这段日子没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事情”。她偶尔回忆说自己出生在玛利基辛豪夫街格列芬海姆大院。但事实上在施特廷根本就没有这户人家。当时施特廷格列芬哈根街比较大的住宅是唐姆街 791 号，是施特廷商业法庭代表冯·阿舍列彭的房子，步兵第八团团长曾住在那里。1729 年 5 月，叶卡特林娜大帝也曾随母亲在此待过一小段时日，惟一的证明是她摇篮边那只火盆所熏黑的烟迹，这块烟迹在那堵雪白的墙上十分突显。现在去寻找它应该在唐姆街 1 号台维茨参议官的住宅里，从当初到现在房子的门牌号和主人都历经变换，叶卡特林娜所躺过的小摇篮已经



叶卡特林娜的母亲极为情绪化，经常凭自己的心情或好恶办事，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打女儿的耳光。

第一章 童年



被作为文物放在魏玛了。

叶卡特林娜的全名是索菲亚·奥古斯塔·弗列苔里卡,当时是为了纪念她的三个姑姑,在她出生受洗礼时给取了这个名字。她母亲说大家都喜欢叫她菲辛或菲希辛这样的爱称。在小叶卡特林娜幼儿时期,她的父母带她便搬到施特廷城堡居住了。施特廷城堡左边是他们一家的住房,右边是一座教堂占用了。小菲辛自己分得三个房间,她的卧室紧挨着教堂的钟楼,她每天都有机会竖起耳朵倾听教堂震耳的洪亮的钟声。命运便是如此,在此期间,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及接受教育。她的一切都很平凡无奇,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整个施特廷街道上的人们绝没有一个想到她将来的荣华富贵,没有想到要用爵位来尊称她。她的平凡正如当地其他资产阶级子女一样。当其他孩子的母亲来她住的城堡的家做客的时候,小菲辛还要遵从母亲的有见地的意愿热情地出来迎接,恭敬地亲吻她们衣裙的下摆。

菲辛小时候也如同其他相似家庭的孩子一样接受多种的教育。当时在德国,每一个相对比较富裕或有地位的家庭里父母都会给自己的孩子聘请法国男女家庭教师,这是当年废除《南特敕令》后的一种新兴的家庭教育时尚现象。这些法国教师负责教授语法,法国的风俗、礼节,他们什么都可以教,可以倾其所有地教,但这些老师一般水平也并不专业、高深,他们仅仅是家庭教师而已。菲辛也有自己的法国女家庭教师,她名叫卡苔莉,另外她还有一位家庭牧师彼洛和一位书法教师罗兰,他们都是法国人。菲辛的老师还有几个是当地的德国人,叫瓦格纳的教她德国语文,叫洛里的教她音乐。小菲辛长大后回忆起少年时代这些老师们的时候表示深深地感谢,也颇感趣味多多。她印象最深,比较看重的是女教师卡苔莉,她回忆说卡苔莉,博学多识,虽然生性好玩,不怎么学习,但她几乎什么都知道。卡苔莉老师曾提醒过菲辛不甚聪明要坚持学习,还嘱咐她要注意仪表,放低下巴,还让小叶卡特林娜读拉辛、高乃依和莫里哀的著作,用这些伟大的优秀法国作家、戏剧家来陶冶叶卡特林娜的心灵,来去除原先她从德国作家瓦格纳那儿接受的一些迂腐呆滞、荒唐极坏的影响。从以上这种种方面看,卡苔莉小姐把自己的聪明、机智、务实的思想传授给了叶卡特林娜。善良的卡苔莉当时还不能知道她的学生将来会有怎样的见地。但很明显的是她在叶卡

风流女皇叶卡特林娜一世传



特林娜的教育总是上是有很大贡献的，她用自己的智慧教育并且保护着叶卡特林娜。一方面她把叶卡特林娜从她母亲的手中解救出来，叶卡特林娜的母亲极为情绪化，经常凭自己的心情或好恶办事，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打女儿的耳光。卡苔莉聪明地保护着叶卡特林娜不受皮肉之苦，更重要的是她还从精神上使叶卡特林娜免受她母亲那阴险、撒谎、虚荣等种种不好的情绪的影响。所以日后的叶卡特林娜抵达彼得堡后送给卡苔莉一件皮大衣是很应该的，卡苔莉受之无愧。

叶卡特林娜少年时除了接受各种家庭教育外，还在与父母的不断旅行中学习知识，增长见闻。叶卡特林娜的父母，一个是喜欢追求快乐的少妇，一个是南征北战去遍半个欧洲的年轻团长，他们共同点是不甘于施特廷单调的生活，他们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出去旅行，而且彼此都很愉快地接受任何旅行的借口。他们去过勃斯特、汉堡、布劳恩什威和埃京，也到过柏林。他们四处游玩，拜见亲友，每处都会受到热情的接待。1739年，叶卡特林娜在埃京首次看见彼得·乌尔利希·霍斯金斯基。命中注定她要从他手中夺取皇位。当时他11岁，她10岁，彼得·乌尔利希·霍斯金斯基是叶卡特林娜母亲堂兄的儿子，两人有一定亲戚关系。这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给叶卡特林娜很深的印象，她只记得他很瘦弱，还听说他品性不好，嗜酒如命。后来1742年1743年，叶卡特林娜在她母亲的一位恩师寡居的公爵夫人那里遇到了一件奇事。当时一位天主教神父善于研究手相术而且观看手相相当出色，他在叶卡特林娜的手上看到了三顶王冠，这意味着她将来与皇家的缘分。神父给美丽的贝维尔恩斯卡娅公主看手相时却没有看到一顶王冠，这位公主正想方设法寻找如意郎君。在德国宫廷里，公主们如果在找丈夫时能被神父从手上看到一顶王冠便是她们梦想的了。总之，当时所有德国公主的教育和生活起点就是这般情况。在柏林，叶卡特林娜见到了弗里德里希，当时弗里德里希是一位了不起的国王，而叶卡特林娜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皇宫中的女孩子，两人都没有产生任何兴趣和关注。

至于叶卡特林娜，她后来回忆说非常厌恶当时所接受的一些教育，除了卡苔莉小姐教的；她指出当时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女儿出嫁理想，嫁给邻近的小公爵。这便是家人的期望。当时的亲友对叶卡特林娜并没



有看好，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的宫廷女官巴隆莎·波林曾直截了当地说她觉得叶卡特林娜没什么突出的天赋；将来可能是个平凡普通的女人。甚至卡苔莉在看叶卡特林娜的作业本时也没有预料到她的学生将来有一天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3

世上的事总是这样：平凡的生活常常孕育着不平凡的未来。菲辛，这位德国贵族家庭中比较平凡的小公主，平平凡凡地在一个偏僻的小城市中接受着教育。但突然一段时间一切又好像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施特廷这个偏僻荒凉的小城被沙皇俄国的军队围攻了两次，于是小城的大街小巷堆满了穿着奇异军装的俄国士兵。沙皇俄国的强大和沙皇的军队给这个城市的人们带来了恐惧和忧虑，惊奇和希望。强大而神秘的俄国、庞大的军队、巨大的财富，甚至沙皇大帝等等一切关于俄国的事情都成为菲辛家里的私下谈话的永恒的主题。他们谈论一切知道的事情，与他们有关联的所有亲友关系，中间还夹杂着许多期望和模模糊糊的憧憬。由于俄国皇室和德国皇室之间成就了两桩婚姻，即彼得一世的女儿嫁给了德国霍施金斯公爵，彼得的哥哥约翰的孙女嫁给了布劳恩什威斯基大公，这样一来俄德之间的和亲使得很多家族有了或远或近的亲友关系。菲辛一家也成为其中的一个相关联的家庭。菲辛 1739 年在埃京遇到的那个表兄彼得-乌尔利希的母亲便是彼得大帝的女儿，是一位俄国公主。而且彼得大帝的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差一点成了菲辛的舅母。

但是偏偏不凑巧，菲辛的这位准舅母，卡尔·奥古斯特·霍施金斯公爵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公主突然登上了俄国皇位，这一事件在叶卡特林娜的家里引起了很大反响，命运让伊丽莎白和她亲自相中的未婚夫霍施金斯公爵分手了。事情是这样的：1741 年 12 月 9 日，沙皇宫廷发生了一次政变，伊丽莎白取缔了小约翰·布劳恩什威斯基的统治和他母亲的摄政，自己当上了沙皇大帝。故而新女皇伊丽莎白对她的未婚夫年轻的公爵，甚至他的整个家庭怀有深深的遗憾和怀念。后来她向他们索求已经逝世的公爵的兄弟的画像以作留念。很显然，伊丽莎白

风流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也不可能忘记或不理会公爵的妹妹，也就是菲辛·叶卡特林娜的母亲。当时菲辛的母亲也机灵地想到了那位研究手相术的神父的预言，赶忙抓住机会写信给她的表姐，向她表示衷心地祝贺。很快她收到了伊丽莎白回信，这封信充满热情、亲情，说感谢他们的祝福和关心，并请求把她姐姐霍施金斯卡娅公爵夫人，即彼得·乌尔利希公爵的母亲的画像寄去。那么伊丽莎白要这些画像干什么呢？有什么秘密呢？事情要看发展了。

1742年1月，年轻的彼得·乌尔利希公爵，也就是菲辛·叶卡特林娜在埃京匆匆见过一面的那个小表兄从德国跑到了俄国，而且出现在彼得堡，接受了伊丽莎白的召见，公开成为伊丽莎白的继承人。这件事的发生揭开了伊丽莎白索要画像的秘密，原来她在准备继承人的候选人的工作。当然这件事也表明了在俄国伊丽莎白势力占了上风，进而霍施金尼娅家族即菲辛母亲的那一族也跟着在统治阶层中占了有利地位，他们超过了布劳恩什威家族。因为当时彼得大帝和他的哥哥驾崩后都没有男性直系继承人，那么俄国皇室是由彼得的后裔霍施金尼娅家族掌管还是约翰的后裔布劳恩什威家族掌管便成了1725年以后俄国皇室政治斗争的焦点。最后霍施金尼娅取得了胜利。新立的皇太子即彼得·乌尔利希幸运地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的幸运和幸福也马上荫庇到他在德国的那些不太显赫的亲戚，包括在施特廷的亲戚们。一系列幸运的事降临到他们身上：1742年7月，弗里德里希为讨伊丽莎白和她的外甥新太子的欢心，任命他们的亲戚即菲辛的父亲为大元帅。9月，柏林俄国大使馆秘书带给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一幅女皇的画像，镜框上镶满了珍贵的钻石。12月，菲辛和她母亲前往柏林，在那里法国名画家贝恩给她画了一幅肖像，这幅美丽的肖像将邮寄到彼得堡，伊丽莎白女皇和她的外甥彼得·乌尔利希，甚至宫廷大臣们将仔细欣赏这幅画像。

时间飞逝，很快一年又过去了，1743年这一年比较平静地度过了，岁末年终，叶卡特林娜一家在采勃斯特团圆，一起欢度圣诞，同时庆祝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的亲哥哥坐上了采勃斯特的王位。大家愉快幸福地憧憬着未来，做着新的大胆的设想。此时一位柏林来的使臣飞驰而至，使臣带来了已成为彼得大公的彼得·乌尔利希·霍施金斯基的



宫廷总督勃柳麦尔的一封信，信是写给菲辛的母亲约翰娜·伊丽莎白的，邀请她和她的女儿菲辛立即启程到彼得堡或莫斯科去拜访彼得大公。看来研究手相术的神父的预言即将应验了，这个消息使容易激动的约翰娜·伊丽莎白和她比较稳重镇定的丈夫都兴奋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风流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第二章 跨越俄德的婚姻

1

约翰娜·伊丽莎白公爵夫人和勃柳麦尔早就熟识。勃柳麦尔是彼得大公的家庭教师,即使是在埃京的时候,他也跟随着他的学生。勃柳麦尔给约翰娜·伊丽莎白的信相当长,有特别详细的指示:一是要公爵夫人马上整理行装尽快启程,随身跟从的人要越少越好,最多一个宫廷女官、两名侍女、一位军官、一个厨师和两三个侍从。信中说到了俄国里加,会有体面的人员齐全的侍从队伍迎接她,并护送她到宫中的住所。二是她的这次旅行的目的必须要特别保密,如果有人询问就编借口说为了感谢伊丽莎白女皇给她的恩典去拜访女皇。当然因为弗里德里希已经知道详情,所以不用隐瞒他了。另外,这次旅行只能她们母女前去,不能携带她的丈夫。三是随信附上一张面额一万卢布的可以向柏林银行家兑现的支票用作旅途费用,这张支票主要用于在德国境内旅途的开支,一越过俄国边界,所有消费就由他们来支付了。旅费不大,也是为了保密的原因,担心寄一笔较大的款子会引人怀疑。很显然勃柳麦尔这封信是转达女皇的意思的,但信中并没有进一步讲明女皇的真正意图。很快,约两三个小时后又来了一位信使,他带来普鲁士国王的一封信,弗里德里希借此解释了其中一切原委。

弗里德里希谈到,自从彼得·乌尔利希成为皇冠继承人以后,俄国国内、国外立即掀起了为他张罗婚事的热潮。彼得大公身边每一个能起一点作用的人都在心里打好了算盘,他们选好了自己的未来皇后的候选人和支持这个皇后候选人的党羽,从法国公主、波兰国王的女儿萨



克森公主和普鲁士国王的妹妹等。彼得大公的家庭教师德国人勃柳麦尔、女皇的御医法国人列斯托克，还有极其有权有势的国务大臣贝斯杜热夫等人物他们各自支持着诸如不同的人选和不同的竞选方案。曾经一度时间国务大臣贝斯杜热夫支持的萨克森方案占了上风。萨克森公主确实是一位比较理想的配偶，她是 16 岁的妙龄少女，而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按贝斯杜热夫的设想，这一桩婚姻可以广泛联合俄国、萨克森、奥地利、荷兰和英国，即把近 3/4 的欧洲联谊起来，使他们彼此连带些亲戚关系，来共同对付普鲁士和法国。但这个谋划最终没能实现，弗里德里希坚决反对这桩婚姻，他有他的候选人和计划，当然他不想牺牲自己的妹妹乌尔利卡公主去抵制阻挠萨克森方案，虽然乌尔利卡公主很招伊丽莎白的喜欢，很令女皇满意。弗里德里希想借助其他力量来破坏萨克森的联姻谋划。他拜托马尔台费尔德大使以及运用大使的法国同行台·拉·舍塔尔基，可是这两位力量也相当有限，尤其是马尔台费尔德有段时间失宠了，女皇甚至要求召他回国。台·拉·舍塔尔基虽然在女皇登基时做了贡献，但他冒失地犯过错误没有保住他已获得的官位，后来失去了往日的特权，况且他的政府不太支持他，因此他自己也犹豫不定，自己还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做，不得不时时地请示政府。弗里德里希并没有放弃，他开始想别的途径来阻挠那桩最有可能成功的婚事。他想到了年轻的采勃斯茨卡娅公主，即菲辛，他向伊丽莎白女王提出菲辛可以作为结婚的候选人，当即也受到女皇的同意，于是弗里德里希提出把贝恩在柏林给菲辛画的那张画像送到彼得堡，菲辛的舅舅奥古斯特·霍施金斯基公爵受托把这张画像献给了女皇，画像虽是贝恩的晚年之作，并没出彩的地方，但还是得到了女皇和她外甥彼得大公的赞赏。1743 年 11 月，决定性的日子到来了。弗里德里希委托马尔台费尔德向女皇也坚决推荐采勃斯茨卡娅公主，如果不成功，可再退一步推荐海森·达姆施塔特斯基家的一位公主。由于普鲁士委托的代理人以委托的法国方面的同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他们又去请求勃柳麦尔和列斯托克的支持和帮助，这一联合取得了成功。他们统一向女皇进谏说如果出身特别显赫的公主可能会有点嚣张不太听话。他们还巧妙地利用了一些教士游说女皇，使女皇相信俄国皇室里若有一位天主教公主是很危险的。除此以外，他们还赞扬说采勃斯茨基脾气和蔼，虽

风流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